

題目：青鳥

薄薄的黑雲飄了過來，將半圓的明月遮住。月光稀稀疏疏的從細縫中，掙脫而出，照在他的臉上。吳庸平躺在一弄窄窄的小巷中，看著明月逐漸黯淡；這巷弄窄細如一條青竹絲，只能容下兩個人的寬度，他成一個大字型，甚麼都不管的躺著，反正這巷弄也不會有人經過，它早已被人們所遺忘，像是被揉進黑暗裡的一塊小小污漬。

吳庸平將手往上伸，像是要抓取甚麼的樣子，不斷在半空中揮舞，手指彎曲伸展，好似鬼魅魍魎。他的臉紅了半邊，從脖子慢慢攀升，在臉頰上暈開，如同火燒森林般迅速蔓延。他的嘴中念念有詞，但已無法清楚分辨，好像在說：「給我……給我……」吳庸平的顴骨有些高，雙頰消瘦；眼睛大如銅鈴，他有一雙深深的眼眸，鼻子稍稍低扁，往鼻翼兩側塌落；耳朵向內縮，微微內摺，猶如兩顆含羞草種在他的耳朵上，害怕世間的耳語般。

叭！叭！吸引了庸平的注意。他坐起身子，背癱軟在髒髒的牆上。往巷子口看去，連接著一條中央大道，許許多多蟲樣的車子，呼嘯而過，在一棟大廈與一棟高樓夾成的通路上，漫無目的的前進，但他連一台車都買不起。他突地發狂似的往自己胸口搥打，不停的不停的，像是感覺不到痛，沒來由沒節制的搥打。風也沒預警的吹了進來，將所有的一切往上捲去，一股悶熱的氣流向上竄升，蒸發了所有的瑣碎般。

或許是累了，或許是酒精的麻痺消散，他停了下來，並且不斷的咳嗽，好像血塊卡在喉嚨，可是出來的卻是一攤黏稠酸臭的嘔吐物，他趕緊找了一個垃圾桶，趴在上面。庸平一向是有潔癖的，他從事的就是清潔工。他靠在垃圾桶邊緣，傻傻凝望。

一隻黑色的貓，從幽幽的陰影下，走了出來。牠走到庸平前方不遠處，那裡有一座燈，在燈的照明下，牠鮮黃眼睛裡的黑色瞳孔縮成細細一條，如同一根尖銳無比的針；而他就像一個吹彈可破的氣球，讓我不禁縮起身子。黑貓往他靠過去，庸平的身子忍不住發抖；牠往前一步，他向後一步。

貓，走到了垃圾桶旁，找著食物，一袋又一袋的垃圾被翻攪出來，散落一地，他的心裡一陣癢，好似幾百幾千的螞蟻往他心頭上爬。月光露出臉來，照這他蒼白無血色的臉龐，嘴角不斷抽搐著。經過一番風風雨雨，貓靜靜的坐在原地，嘴巴上沒有叨任何東西，就只是靜靜的不動聲色的看這他。

庸平將視線撇開，他不敢直是那種尖銳的眼睛，那雙眼就好像慧萍的眼睛，得理不饒人般的死盯著他，要他說出一個理由，其實連她自己也知道，那其實也不

過是個藉口罷了。所以他才從家裡跑了出來，甚麼也沒吃，口袋裡僅存微薄的零頭，都全砸在酒精上面。

貓還是不離開，賴皮似的眷戀在原地，牠弓起背，有警戒心的看著他。好久好久，時間像是僵化一般，默默轉動著。一輛跟著一輛的車，一道道的車燈，掃過這狹小濕暗的窄巷，在他們的臉上留下光影交錯的痕跡。慧萍，妳不要這樣好不好。慧萍，妳聽我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這真的不是我的錯。貓的身體又弓的更高一些，所有得毛髮豎的如同一根根荊棘。妳不要這樣，這不像妳。慧萍的胸口起伏越來越大，她的頭髮飛散，好像有一陣狂風從她的臉上肆虐過。你給我一個解釋，只要給我一個解釋就夠了。

黑貓突然輕輕叫了一聲，把庸平拉了回來。解釋，那不過是藉口，不過是謊言的面具。是阿，我只是不想騙妳而已，妳知道嗎？我不想說謊。牠優雅的擺動尾巴，然後悄悄的跳上牆上，離去前還回眸看了一眼庸平。而這一眼卻看的他，一陣不捨，那眼神中充滿了寂寞，充滿了只有自己的哀憐。

他蒼白的臉，看著眼前髒亂的垃圾（咕嚕咕嚕）。他漸漸趨前，拖著沉重的腳步（咕嚕咕嚕）。撿起一袋又一袋的垃圾，將其安置回去（咕嚕咕嚕咕嚕）。但心頭還是痛癢難耐。

風揚起，惡臭腥羶的味道撲鼻，猶如萬箭齊飛插入鼻腔內，紅紅的鮮血流了出來。一股腥羶味衝入腦門，勾引出他內心深處最隱密的慾望。他將手又伸回剛整裡過的垃圾桶，抓起一袋垃圾（咕嚕嚕咕嚕嚕）。撕開袋子，把裡面的東西全倒出來，翻找著。你到底在幹甚麼，會不會做。搞甚麼飛機。地上都是紙屑，沒看到嗎？還不快趴下去撿。醉了真是醉了——不是我不願意做，真的。妳要相信我。他們，都是他們，他們的錯——我不是要故意離職的，況且那又不是甚麼優渥的工作。別哭了，慧萍，別逼我給你解釋。

庸平拿起了一隻啃過的雞腿，呆呆的望著，眼神呆滯。黑雲飄著，隨著暖風開散聚攏，月亮散發一半的光芒，城市的燈火明滅眨眼。為麼會如此呢？為甚麼會淪落到這番田地？他將雞腿慢慢拉近嘴邊，微微張開龜裂的雙唇，齒齧忍受不住誘惑，逐漸開啟。香味瀰漫在鼻尖，像是一條繩子，探入了喉間，垂釣在胃部。

突然，庸平放下了那隻雞腿。不是這樣的，我的人生不是這樣。在我們還沒結婚以前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該這樣（咕嚕咕嚕……）。

他不會這樣的，在結婚以前他很溫柔。慧萍坐在木椅上，撫摸著臉上紅通通的掌印。桌上的餐盤還完全沒動過。可是如果沒有爭吵應該也不會動，別騙自己了，慧萍，老實一點吧。

一盤昨日的炒蛋，蛋早已支離破碎；一盤炒空心菜，油鹽放的很少很少，幾乎沒甚麼味道，而且有很濃重的土味；一盤蕃薯葉和一鍋蕃薯湯，能留住誰呢？連自己都不想吃了。

公寓內黑矇矇一片，為了省電費，只有庸平回來時她才捨得開。黑暗中，隱約看的出慧萍的臉頰還留著淚痕，頭髮披散，指甲斷了幾根，而汗浸濕了她整個背脊。屋內並沒有開電風扇，悶熱的晚風從敞開的窗戶，送了進來。在公寓內要有風吹進來是十分罕至，尤其是她與庸平的公寓，坐落於兩棟大樓之間，如同夾土司裡的內餡，被其兩方盡力擠壓縮扁，風對他們來說可遇不可求。然而今天風卻吹了進來，只是夏日的晚風竟是如此折騰人，令慧萍燒出了一肚子火。

陽台上有一株玫瑰花，在狹小的空間裡看起來特是礙眼，但她不忍心丟棄，即使有時會被它莖上的利刺給螫到，扎出血來，她依然不忍心丟；即使因為今天吵架的開端是因為它。那是庸平送給她的定情禮物，在他跟她求婚的時刻，在她猶豫不決，準備說不的時刻，送給她的定情禮。沒有戒指的婚禮，是慧萍的遺憾，但他說：「我會補給你的，相信我。」憑著這句話，還有他明眸深邃的雙眼，她禁不住就答應了。誠懇撼動了她的心，引起一波波的漣漪，她好愛他。

但現在怎麼會這樣？我只是想在這個城市裡找尋一個住址。這個城市是一個大型的鞋櫃，每一隻鞋都有屬於自己的歸屬，然而這還不夠，我們必須去尋找遺失的另一半，唯有這樣，才算完整，才算活著。慧萍想著，難道一切都太勉強了，我們根本不該奢望城市的生活。

都變質了，還放在冰箱的牛奶、擱在餐桌上的那些飯菜、這張老舊的椅子、我的日子、明天的太陽、流動的時光、我的面貌通通都變質了。慧萍摸黑走向房間，單人床靠在牆沿——他們買不起雙人床——她坐在梳妝台前，轉開一盞小燈，桌上只有寥寥幾罐沒牌子的化妝水。對鏡而坐，她仔仔細細的端詳自己的臉龐一番。

慧萍有一雙漂亮的丹鳳眼，只是歲月將她的眼角拖垮；鼻子堅挺，雙唇紅潤，皮膚稍嫌黯淡；魚尾紋法令紋抬頭紋淺淺的，隱隱約約要浮上來似的。是不是因為自己變成這樣，所以他不愛我了。她趕緊將桌上的化妝水保養品，拿起來塗塗抹抹，將臉上弄的花花綠綠。他是不是不愛我了呢？

她記得以前，庸平會幫她化妝。因為他是清潔工，所以在幫她之前，總會將手清洗的乾乾淨淨，深怕有一絲灰塵沾到她白皙柔嫩的臉頰。他會柔柔的幫她擦上，好似她的皮膚有如出生嬰兒般脆弱。他會傾附她耳邊說：「你以後也一定是那麼漂亮。那時我們會住在城市裡的住宅區，我們會有自己的房子、自己的小孩、自己的生活。讓我們一起美夢成真，我沒有你不行。」而她會感動的漾起笑容，欺騙自己幸福就在隨手可觸的地方。

老實一點吧，城市只是痛苦的根源，它剝削著我的房子、我未出生的小孩、我

的生活。老實一點，這不是很簡單嗎？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的——不要逼我解釋。不要逼我解釋。庸平大喊著——檯燈閃了一下，明滅間慧萍好像看到了甚麼。幸福是甚麼妳知道嗎？剛與他搬進來時，他好像有問過這樣的問題。

咕嚕嚕…咕嚕…肚子餓的感覺好像迷了路，胃酸是小孩子，不斷在胃部吵鬧翻攪。庸平壓著肚子，側躺在地上，蜷縮成一隻毛毛蟲。頭還是昏昏的一啣，你只不過是個清潔工，憑甚麼管這檔事。你也不秤秤自己的重量。不哭了，慧萍。我叫你別哭了。啪！遠處好像有腳步聲。謝謝你，謝謝你出面幫我。我真的不是願意辭職，相信我。胃部酸酸疼疼的，他張大嘴巴，無聲的喊叫出來。

黑暗中，一位拄著柺杖的老人，顛巍巍的趑了過來，在他的面前，丟下了一塊麵包。庸平趕緊拿起來，拆開包裝，狼吞虎嚥的吞下去。瘋子似的狂吃，吃吃吃——好像要把所有的情緒全部都吞下肚。老人在一旁只是靜靜看著。

車輛已減少許多，只剩下稀稀疏疏的人，遊蕩在荒涼的街道上。

「多謝你。」庸平將最後一口吞下去，喉頭滾動。

老人沒有回話，默默的站在一邊。清風徐徐，午夜的夏風，吹起來竟是如此涼爽，毛孔都舒展開來，庸平感到前所未有的暢快。

在路燈的照射下，他才能仔細端詳老人的面貌。老人的眼睛被皺紋壓扁下去，如同他的鼻子；臉上滿是歲月的刻痕，像是被割壞的玻璃製品；顴骨高聳，臉頰凹陷，猶如一座山峰的起伏；耳朵則被白髮遮住，嘴唇偏淡紫色。這個人，他覺得好像在哪裡見過，但他明白知道他們是素昧平生。可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，在他腦海裡洶湧翻騰。

「請問你是誰？」聲音回盪在這條空無一人的暗巷裏，激起了巨大迴響。

那位老人依舊不語，只是看著庸平的眼睛，要把他整個貫穿似的。不過，他並不會覺得不舒服，因為他從老人的雙眸中，感覺到了一股溫柔。那不是憐憫，而是一種如同今日半月，所散發出來的光芒，輕輕灑在柔波裡，豢養著一條條稚幼瘦弱的魚。

街上的鞋櫃樣的公寓，逐燈熄滅，人聲漸漸消散。空氣瀰漫著一道氣流，準備蠢蠢欲動，它像是被關在牢裡的四腳獸，狩獵前的低吼鳴叫。轟隆轟隆，來了。它來了，就快要到了。「救我。救我。」庸平向老人喊叫著；但他依然是毫無回應。庸平嚇的直發顫，害怕的往老人腳邊爬。只是，他越往他腳邊靠近，老人就離的越遠。

酒精開始作祟了，欲裂的疼痛從腦部延展開，像是要把人切割成兩部份——切割出誠實和謊言。他只想逃，無論是任何地方，就算是荒蕪的沙漠，冰天雪地的極

地，濕熱難耐的雨林。只要能離開這座喧鬧孤僻的都市，任何地方都是天堂。然而在當時——在他和慧萍討論未來的當時——都市，對他們來說，就是一座極樂天堂。

庸平還記得那時帶著她，從鄉下初到台北的感動。慧萍牽著他的手，展露出小孩子般的天真笑容，漂亮的鳳眼裡，掩藏不住的是滿腹的新奇，好像是第一次學會走路，第一次吃糖，第一次帶著緊張的表情，與他做愛。

他們那時真的好不開心。他們先到百貨公司去遊逛，因為她吵著要買化妝品。她說，來到了都市，就不能打扮的這樣粗俗。其實庸平一點都不覺得，她的臉需要靠化妝品掩飾，但他甚麼都沒有說。他們在一個又一個的專櫃留連，猶如一條列車，靠站起站靠站，在沒有目的盡頭的鐵軌上，快速奔馳。

百貨公司的人造光，陰柔的、奶油黃的、刺眼的、白亮的、螫人的，讓庸平的眼睛開始模糊，而慧萍的笑容則是逐漸枯萎。太貴了，她說。太貴了這菜。於是他們甚麼都沒買就走了出來。不過化妝品還是要買，她說。她的眼睛又光明了起來，白亮亮的。

在來城市之前，就已先租了一間公寓。他們提著從巷子口買來的幾罐化妝品，回到屋子。屋子內只有少數幾樣簡便的傢俱，一張餐桌、三張木椅、一張單人床、一個梳化台、台上有一座檯燈。我們會慢慢添加的，放心吧，他說——這房子已夠擁擠了，還要多甚麼。真是夠了。

他們將化妝品放在梳化台上，台前有一個圓形的大鏡子，映照著兩人身影。我來幫你擦吧。庸平將新買的化妝品轉開，撲鼻而來的卻是一陣廉價的氣味，像是女人身上噴了太多香水一般。等等，我去洗個手，我的手太髒了。好，我們開始吧。他把鮮白的乳液，先倒一些在掌心，然後手心交疊慢慢畫圓，將其塗抹開來，接著，柔柔的捧著她瓜子般的臉，細心呵護如一個陶瓷製品，薄薄上一層。味道像是垃圾，令他反胃，不過他還是耐心的完成，畢竟就算再怎麼變化，她依然還是她。

看著鏡子，慧萍眨了眨眼，她看著鏡子裡的他，慢慢笑開了來——你丟了工作。你怎麼會丟了工作。那我怎麼辦。她躺在他的懷裡，溫順如一隻小貓。你知道嗎？我好幸福喔。他看著她的臉，眼神裡注滿了愛，毫無疑問的，那是愛。他撫摸著她的長髮，反問她：「幸福是甚麼你知道嗎？」

來了。它已來了。一陣狂風吹捲過來，從狹隘的巷子口擠壓過去。他的髮絲，他的衣服，他的耳鼻身心意，全給吹飛了上去，直達天際。留在軀幹裡的，只剩下沉重如巨岩的，寂寞。

寂寞低吼狂鳴，張牙無爪的將他的五臟六腑啃食。他痛的擠出了眼淚——喵咪，喵。那隻黑貓，鮮黃眼睛裡的針，扎著他肉做的心。回眸的那一眼，只有想要有人相伴的孤寂，牠在等著他親近。你知道嗎？我好幸福。幸福。你知道幸福是甚

麼嗎？

風停了，街上的落葉掃了一地，杯盤狼藉般，散落——包刮他的髮絲，他的衣服，他的耳鼻身心意。他的身體抽搐著。城市噤若寒蟬，只剩下紅綠燈，兀自閃著黃燈，一切都回歸沉寂。

庸平抬起眼，老人已消失不見。他站了起來，撐著牆沿，往巷子深處走入。你回來，不要離開，慧萍哭著。酒還沒有醒阿。黑漆漆的巷子，久久才有一座路燈供給照明，大部分的時間，他都在摸索。

耳邊突然傳來一聲鳥鳴，啾啾叫著。他趕緊走過去，越走越快，手已沒扶著牆。跌倒。站起來。摔倒。爬起。膝蓋破皮，他跛著腳前進。在暗巷裡，他隱約看到一隻鳥的剪影，佇立在電線杆上。一層厚實的烏雲飄了過來，將半圓的月亮遮擋，光線瞬間減弱大半。庸平只能眯起眼睛，用力用力的看，盯著他眼睛發酸發疼。

轟隆轟隆，一列火車經過。這隻鳥受了驚嚇般，振翅高飛，火車的光線透過窗戶，一欄一欄的映照在這隻鳥上。

青色的。是青色的。絕不會錯。我沒有醉。沒有罪。慧萍，妳要相信我啊。我真的很抱歉——這就是幸福。